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國家事全賴老成碩士主持其間若稍變濫則二毒得以中寵者誰之力也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六

聖湖　高汝栻　輯

壬寅萬曆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册妃郭氏○增選東宮講讀官、○雲南税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厰房殺榮擲棄以尉、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上爲霽威得無株及○眞人張國祥以國慶請給三代誥命中官傳上語欲予之禮部執以爲非体事竟寢○禮部尚書馮琦請回中使亟罷礦稅疏畧謂西北之水天設此

神皇明覩
陛因出所
在生心不
致有斬木
揭竿之變
者皆由祖
宗德澤深
深[illegible]至[illegible]
明仁厚耳

險以限華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粮餉而徐淮之下流裹崇可涉運艘不前洮河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三尺謂叅監深永作惡已極致此咎徵要之河自關天下不獨秦分也聞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厰房矣粤以李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追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在見告試觀此等民情亂在旦夕 皇上寧獨無動心乎不報○倉場侍郎謝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難至所有調停之法莫如存舊糧于倉暫放兩月折色益銀係輕齎可不時而來也

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即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米價不涌又無損于日後也

下部議覆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能。各以其類感。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潛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雨澤不流。水土無所資。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變見。川原堙塞蓋難以類言也

孟夏朔享太廟日有食之禮部疏奏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薦救日翌日享太廟○西夷來貢以玉

市乂不得直長踞流道傍當事聞上命承運庫與其直而去○上偶違和詔所司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倂及時政所急如罷稅礦起廢等事翌日　上安諸事適寢時都察院溫純與吏部尚書李戴謀即日奉行仍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繫須再請次日　上意變天下惜之○河南道御史劉九經以日食陳言語侵大學沈一貫不報

九經秦人執政不能無少望而媒孽者遂謂都察院溫純與閣臣沈鯉及冢宰李戴或同鄉或同譜風相厚善而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又爲密友其于二三輔臣不無左右袒形迹愈開不可復合矣

楡林卒變詔案治首亂如法巡撫張士佩乞休亦罷楡

林鎮城逃北、積沙與城平、下令餘卒除之、總兵某、與士佩有宿憾、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避沙、其可盡平、卒乃甲而譟、士佩開門諭之曰、吾令若除邊沙防寇蹂躪汝耳。誰敢爲此語以熒惑衆心者、衆旋定、言者以激變歸士佩。士佩上疏謝過求罷、詔按治首事者、士佩亦卒于官。○稅監梁永遣人至鎮、竪幟開榷。總督李汶擒而詰之、隨遁去、永又請鎮守、請理鹽法、請開馬市、汶一一論奏、永爲氣奪。○稅璫魯保、請以應天馬場變價守臣力距之、迺止。時大風拔富家樹成穴、璫誣以盜礦諸奸磨牙、操椎斧者無數、將遍及近地諸山、府尹徐申

朝鮮寧播三大征皆得已之兵而李至于不可已此誰爲爲之故曰安邪以搆禍衆邊吏者不可不戒也

力白富家寃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犯者無救璫不能奪

閏二月漕運總督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内訌哱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夷勞師百萬費財六百萬其于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于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六百萬何哉天不厭禍黄河又決一徙于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泇河恐不足恃漕運可

憂治之而不復故也百萬之費數百萬之夫將焉用之今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所以救焚拯溺出于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彊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貞乎當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三月吏科給事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爲勝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尚在無恙復以書來中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

之臾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打點之說又見兵科之疏是益之慫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冤死李先著更博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賕之厚士儀之貨敢于褻君禁功之欽滔及璫稅小人之惡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厠二條俱出本朝紀要○存問大學士王錫爵錫爵上疏謝恩○湖廣進鮓粗惡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鮓之進也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舡十二隻皆布政司獻進弘治

二年四月始命內臣造辦如七年數船止十二隻至是
則屬之有司而數之增加不必言矣正誼與隊增相左
增免其黨譖潤共閒故有是疏耳
高汝栻曰嘗聞劉御史九經題減禁蟹蝦蟹鰣鰵之
之類二日御膳中有鰵焉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
得來侍者以郊外對上曰今後勿復進以犯御史
禁也可見聖明一示一奪皆政體所關豈以嗜味
爲意哉恐並輩小之
紛紛良甚可畏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常熟縣生員試於郡以小忿
辱其知府其事聞禮部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
訴悔庶有懲艾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遣給事中
夏子陽行人侯德敎封琉球

壬寅當請封於朝府主領封之説不從至是始遣出使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河決通道阻以李化龍為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奏言決河驟挽非易河之害二而治河之害十請開泇河歷陳利害無以吝費失事機無以節省貽實害計費三十萬上報可不半年泇河通增水驛行李無留滯設閘啓閉以時漕艘與官民舡魚兵分行黃工亦成

泇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水下流南通淮海舒應龍嘗鑿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成之會卒未果化龍至是議開竟成功云

二月卜酋封事成先是虜王近塞下初騎出沒獨石新平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總督宣大彭鳴鑾盡罷去

之日奈何未見敵而先自疲也弟修明法令宣　朝廷
威信虜卒不敢動亡何虜王死其孫小酋應嗣封虜法
凡嗣封者必先與虜婦婚而酋婦有孫素囊欲擅市賞
利每教酋婦以年老爲辭往復久之終不決或欲置婚
事勿問且予封鳴鑾曰不然王印酋婦握之不婚而封
彼必不予印印在彼而封在此是二王也卜酋王而市
賞當盡歸之酋婦必不甘若歸之酋婦則利在素囊卜
酋必爭是封事成而虜釁起未見其能輯諸部也夫馭
夷之道彼求我則重我求彼則輕爲貪一時速封之名
而不恤其後非忠于謀國者所敢出也後卜酋竟與酋

婦婚、諸酋具狀以請封事遂成○兵部武選司郎中沈朝煥、奏錦衣世襲官冗濫、宜加裁汰以省祿費

蓋其冒日、祖宗有難進之祿、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冒非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胄、有日增無日減、豈利世爵鉅之權、亦傷時害民之蠹也。

五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搆、時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使儀賓袁澳奏楚王非真恭王子、楚王亦劾宗人、併辦其事、蓋華越之疏至也、首輔沈一貫語通政使沈子木無為通、及楚王劾宗人疏至、一貫問計于禮部、掌部事侍郎郭正域、正域以宗人疏未上、當行楚撫臣勘、及華越來云匿疏狀、通政取其疏易日

正域此論極正其如兩明之偏徇何也

月以聞事下部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于武昌詢問而禮部復以行勘請一貫曰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郭曰某與楚王同城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不勘則楚王迹不能明各宗人罪不定王疏勘各宗疏不勘何以服人且王奏華越殺孩婢迫死王氏毆傷胡氏葬毀黄僉事呈

乱世系罪當何坐

辭情易見事非難覓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神人共憤罪伯十倍于華越但二十餘年迄今始發而

犯衆怒矣

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攻王果有真見出眞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眞則華越罪不啻如王奏請下楚撫按勘正域武昌人右楚

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塲尚書謝杰、獨謂王非假楚王不能無懼、邇持百金賄正域許以萬金相謝、正域欲執其人、以金首、念事在楚、設有反覆、得以藉口、弟爲書覆云云、自有公論、有國法、非可私也、宗人亦疑正域、左袒王、相與約曰、俟渠歸、鄉人持一炬、焚其廬、石碎其顱耳、已見正域疏、始豁然○楚勘疏、與王辨疏至、　上以其有異同、令九卿科道詳議、禮部上其事、科臣姚文蔚奏劾禮部侍郎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去其籍、王嘗笞其父、正域　又奪王地、以此誣害王、正域疏辨、毀藉奪地事、皆誣、并參首輔沈一貫通政

沈于本御史康丕揚且檢楚王往來壽帖進呈以妻其証楚王之誣 上日楚王眞假之事何復于二十余年後始發覺至以其妻見証豈可憑信于是以王為眞而正域乞休去

高汝栻曰予嘗讀總督薛三才疏而重有感于楚事也其時三才為湖廣左布政嘗語延祓潘之祥書謂楚王與王秀才而貌酷似後祥發其言三才曰不但曾與祥言之亦嘗語撫按二臣并有詢及楚事者亦不諱也謂楚王假者通國皆然是言蓋從王氏抱養者也故未始終不敢謂楚王為眞且日當時撫臣趙可懷按臣應朝卿會疏請逮法臣覆勘下九卿科道會議何嘗便謂楚王為眞哉中旨一出遂難反汗矣及楚獄既上衆議盈庭以温都御史之方執且不能于衆申其從輕從重之說才亦安能必行其說于撫按而使停刑上請也噫斯言也雖謂楚宗之實錄可也

神承于先
帝所以慶
父子骨肉
之際仁蕃
家冬慈孝
之極本番
可以置眾
即當年毋
愛子抱外
叢謹譁然
雖有城社
媒孽之奸
率不以爲
其詘訓立
長之序則
愈足以見
神廟之明
聖光前之

六月、有投匿名妖書于各署、語涉東宮、東廠奏聞、上覽
書怒甚、閣部諸臣、咸具疏待罪、上立限廠衛五城捕
獲、傳諭內閣曰、朕自承繼祖宗、垂統、每思太子、乃國根
本、朕心慈愛教訓、皇太子聰明孝友、純篤、其諸皇子俱
好學、親賢、時率謁見、聖母喜悅、倍常、且朕心忻慰、可
謂國家其慶矣、近見皇太子成婚已近二年、未見子嗣、
心切念慮、已面諭慎擇淑媛、內御以廣後出、益斯又時
逢陽長適遇、聖母萬壽節、朕心歡悅、正欲特諭卿等、
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共圖化理、不
意東廠訪獲奸書一本、具奏事件、朕一見怒恨、何嘗有

貞慮已著密訪眞實奏來重處究治今日覽文書見
爲齋等所奏及印刻奸書相同何乃駕揑虛言無形生
彰淆亂廷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親情誣陷大小臣工
坐以滔天覆地之罪而首領卿等一網打盡忠良使朕
孤立于上畜謀叵測朕心愈加忿懣必有主使之人同
謀黨類卿等可傳示便着巡衛城捕緝事衙門嚴行訪
拏在外即行撫按等官緝拏俱要眞實具奏務使必獲
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等爲朕股肱義同休戚豈
宜辭遜墮中奸計驚危社稷卿等即出贊理以分朕憂
以絕奸心特諭卿等知之

是時玉石不分惟意之所欲生耳幸有一衆公道故能脫此無辜

將兵馬等官已住條巡城者人人驚恐兵部遵旨定
立賞格奏請上以罪當大逆不道宜照軍興事例命
與實授指揮僉事賞銀
五十兩其餘以次遞敘
錦衣衛都督王之楨奏言妖書之作由本衛僉書周嘉
慶所衛崔得緝有兵馬劉文藻緝有吳縣沈令譽下詔
獄命官會同巡城審實具奏
令譽醫人也　上命該衛並巡兵馬同緝兵馬實出
所擬吏部主事王士驥寄于玉立書於令譽家該衛
以聞　上命
削士驥籍
逮湖廣罷官吳化至文華門外下化於理并勘禮部侍
郎郭正域在籍聽勘時一貫方以楚事恨正域疑妖書
屬正域為之刑科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域所為且及輔

臣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波及正域同年胡化巡捕提
督陳世忠又緝獲正域書辦毛尚文在逃家人何重鄭
慶發卒圍正域舟復捕其乳媼龔氏陳氏面審供詞不
一再下法司究問○楚宗人蘊珍等殺湖廣巡撫趙可
懷楚事旣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幣謝諸貴人楚宗
知之率衆邀諸途周應治鄞人也恐事露率驍騎盡縛
之械繫于獄明日可懷出視事三司使者環列宗人舉
而訴于趙可懷可懷譙責之將可懷起至溜下欲訊審○
稍俯躬○珍等遂以手械急擊其首因仆立殺之餘宗盡
起徧擊諸司皆踰墻走周應治亦被傷諸宗旣殺可懷

乃揚言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因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題免于是縢寫榜文曰假王盜國汙我廟堂而貪官受賄以假作真復將予等非刑榜掠歷數可懷之罪詞其黨助親王云○上命司禮監太監田義戒諭 皇太子宮中內外局與執事人等近日偶有奸書流言關係國本朕知此書必奸臣欺陷忠良假借宮闈爲此妖妄絕無一毫影响之事恐皇太子過爲疑懼朕已有 諭旨了爾等宜以理開導使安心進修以保脐体以進春德故諭時方嚴捕妖人 上復召皇太子大發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

爲令要些關門早些關門仍選司禮監太監田義傳諭
内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　皇太子在啓祥
宮賜皇太子慰言及面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
性之心你自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
近有狠逆捏造奸書誣閒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
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
心我着閣臣擬爲慰育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
事等官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
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
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

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謝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吏部尚書李戴乞休因執妖書之事以動搖國本爲言執政請于上務窮所由來有大索長安中遍及海內敢匿者族發覺者封萬戶侯人情惴惴旦暮不自保王之楨嫉嗣于錦衣用嘉慶藏與嘉慶姻親憾之者不能無疑因十二疏請告方允

戴服除改工部尚書冢宰缺吏部推可任者七人戴名居後獨被簡用任事六年兩計內外吏秩滿加太子太保　皇太孫生部考蔭官存問歲給輿隸月給廩米云

權南京通政使楊時喬爲吏部左侍郎喬至即署堂印

吏曰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時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喬曰若爾置一選司足矣安用遞公爲語塞而止○都察院御史溫純上書誦言郭正域沈鯉無辜受害時正域以楚藩事忤執政已出都矣而附和者遂謂沈鯉匿郭爲窩謀邏卒日夜環鯉第偵伺之縉紳皆引避不敢及鯉之門○以梁應龍巡撫湖廣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湖廣巡按御史吳楷奏言楚宗蘊鈐等殺死巡撫趙可懷劫槓倡亂等事奉旨許盡法擒拏及通行各省直懲勸楷連疏皆揣寫諸宗反狀是時楷出巡荊州止據道路流傳之語以聞故部議

紛紛召四方之兵楷亦先檄洞庭澧陽三江之兵入防會城以待諸宗之變而左布政薛三才慮多兵激變不許一兵入城第以兵舡次于三十里之外後楷入城紛紛兵甲亦隨之入益疑諸宗有甘心焉者而以兵自衛且欲自實其疏中前語然諸宗固安然不動也○洳河功成加李化龍少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旣而復敘播功進柱國少師廕人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加郭子章都御史劉繼等各陞賞有差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三司

司會言於京畿道共審毛尚文沈令譽周嘉慶家爲同長班張仕忠等而內監高淮復奏有揚于世一起益于世亦嘉謨之親東廠最後又獲皎生光一起斯時御史康丕揚給事錢彥皐等皆欲坐侍郎郭正域而御史牛應元等指天爲誓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告輔臣朱賡旣得生光可以具獄矣賡因勸一貫如廷機言事得稍解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湖廣御史梁雲龍奏言盡獲蘊鈔之黨分別五等罪狀以聞擬蘊鈔等處斬華僞等勸令自盡其議

四老並發公正

等俱發高墻禁錮、蘊釣等閒宅禁住蘊鑾等革爵革祿有差會勘時左布政使薛三才與撫按二臣力辨諸宗不反、眾云龍忿然作色曰世有不反而敢公然殺一巡撫大臣者乎獄詞既上溫純亦言諸宗今日之罪其最重在毆死重臣一語遂執以斷斯獄眾議翕然○朝議以楚宗既平欲告廟宣捷大學士沈鯉力言于首輔沈一貫曰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此猶為凡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毋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覆其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勸則体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為允○

定嫩生光揑造妖書寘之極刑生光妻有刊刻詩板衆官弟據詩板與之反覆面折且稱彼從始至終不妄扳一人亦見公道又曰汝實招後饒汝兄弟妻妾子女如何徒受苦楚生光大哭曰誰做事叫我替死日後此書必有發鬧日子那時却不笑我枉死厰衛見情詞參差益不伏是役也會問不下十次厰推之衛衛推之厰厰衛又推法司諸臣多避忌人人自危即會審已定猶莫敢先出畫題而御史沈裕援筆先畫然後次第畫焉獄題定嘉慶正賊乃得無事○協理戎政尚書李化龍上疏整理經營十二事畧曰京營之可慮者其身貧苦而

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急君之難。凡人必結其心。乃可以得其力。必同其休。廼可共其戚。今之整管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儋石之糧。盡得及于身。而潤于其家。夫然後約結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免。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不報。兵部侍郎許孚遠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孚遠德清人。以銓郎出爲建昌守。江陵惡其講學也。屢黜屢起。祭自石謂其一併出世朝莊獻。因其出南謫北。人見贊語布一疋。傳其手稿。於今茲得見。撫閩講明理學。論旨深令湛然。於人心風教大行。

禮部侍郎李廷機疏請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天潢之胄等于無告故疏及之○兩廣總督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澳允夷貿易番舶所幾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難結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約共靖邊等地彊臣于楊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遂怏怏不服○大學士沈鯉予告回籍鯉念時事艱難天聽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主乃列謹天戒恤民窮等十事書之于牌奔入閣則率兩

房官拜禱願天啓聖聰或謗鯉爲詛呪　上大怒立命
中貴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讒者曰其詛呪但不出
聲耳　上默然不應妖書之事因嘉慶與鯉有連危甚
賴　天子聖明素知其心得無恙出都日猶有讒其衣
紅袍馳騎閱邊者賴大璫矩爲解迺已○客星變　上
釋詔獄等官何棟如華鈺等二十四名爲民回籍
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捄夷肆劫初紅夷之入
閩不過一船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欺給蓋
沒其貲夷爲具告守土大吏不辨秋倘之言惟憑通事
顛倒以致夷人怨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

異本生至邊釁大都如此

高汝栻曰予聞金史頗有一事相類時有銀珠哥大王者留守燕京有奸民負僧金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通事得其厚賄欣然許諾僧既陳牒通事聽命通事潜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攀而驅之者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者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郊則適者已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竟焚死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其牛黎憤殺數人去叅將某倖功鬭于兵備道姚善率衆俺之大敗督府遣師援之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入深險莫可奈何得老弱首數顆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播賞已行播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之主張故疏

及之、

蓋其昌曰波黠有言臭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識國体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措亦十之三控制之法寧畧無詳如養癰然不至于害人而止則善矣、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楊時喬而一貫怒其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一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執政使人語喬曰此番計事凡舊嫌夙怨當一切破除又曰各屬賢不肖一聽其長以受成于明主不得有所侵奪喬嘆曰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耳及疏上久持不下請罷不許降給事中錢夢皋於外既察處拔之黜籍中旨留之

楚宗事起。夢皋左袒執政。衆論甚喧。吏部出之于外。以四明庇得留用。于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麗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謫外

麗時雍曰。國家之有黜陟。聽之冢宰。亦以凡在大譴大闕之列者。皆得以考功從事。夢皋以妖言誣大臣黜之外。而留考察復留。則凡飛名與席者。皆可營脫也。豈所以警官邪。維國紀。乾事之大者哉。夫朝論斥一小臣。覥顏就列。謗張為幻。假勢益張。使怒者髮指笑者齒冷。此者士大夫負意氣標門戶。勢成朋黨。有識共憂。然彼朋黨必大臣稍成心。而用舍賞。大竊竊一貫既以身為射的。復又成心未化。至于高宗反護集。迹見以單詞轉易。重文橫入。折律二端。渡深不乎台臣以爭楚事謫。既為王叢怨。科臣以攻台臣去。言路解體。何利而為此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予告回籍。○以江西新城知縣

高江為直隷東光縣教諭湖户太監李道鷙暴其爪牙虎而冠大肆威福江與揖抗禮議稅江曰新濟江稍壞商賈不集何稅之有道索庫金江曰新無積儲浚民膏以為中貴人歡令實不能道大怒慢罵去復檄新城包稅江一切拒之新民某所居山不數畝下為廬以居上葬其親道欲鑿之江再為牘白上官爭之力道黨王金吾復至新求賂語侵江江不堪忿抑纓起曰鼠輩豈以吾重去官耶吾歸矣遂上牒乞歸御史史弼欽其廉明慈愛再三懇留江堅執不得已以改教題請去之日民攀援羅拜且有下淚者後補東光教諭署吳橋縣事

編審徭役親爲勾校大服民心大璫盧受延之賞雪體
寒令吏索衣未至出貂裘衣以衣至解還之璫曰裘値
百金而少之那江芜而笑曰子思不受狐白裘于子方
吾貧不若子思君裘不啻子方故不受耳璫侄從傍强
衣之江拂衲而起其介立大都如此江仁和人萬曆乙
酉南榜之魁○命曹時聘爲工部侍郎總督河道𣲖河
之功前河臣李化龍巳有成畫次第程督運舟可以無
阻推大挑黄河塞蕭莊決口而後可故時聘上疏曰河
性湍悍未有久而不決決而不塞者顧其所經行之道
南有陵北有運稍有侵軼便逢其害治之之術雖多然

其大要必出于南北適中之路自蕭莊決而河遂北注沭豐沛溜單魚碭南陽湯金濟其勢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今宜導河自朱旺口以達小浮橋合于彭城之故道費用金錢可八十萬緡疏三上乃下部議復報可而經費匱彼此爭執興役之人仰給于縣官者至二十餘萬人無所得精鑑稱寸量脣舌爲疲聃獲鹿人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奏言自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奉差諸使各鬪其私跟隨徒役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說說使盧闇之恐由盡無遺

皇上欲愛民而彼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巳益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自有成奏假武弁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素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病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巳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加彼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買礦砂誣以興販私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

窮而怨民力役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同今以刺骨之窮抱傷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

疏奏留中而罷礦之止實由此疏焉一言之重重于九鼎其此之謂耶

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

礦稅雖罷而諸閹肆橫如故且推升行取業奉成命而考選故久不行臺諫員缺直指罷遣或滿不得代或虛無人而候選諸臣勞瘁尤甚外則藩臬郡守不得補陰有司歷俸最久不得轉遷諸臣言之如以水投石也奈國事何

十一月十四日皇元孫生是為　熹宗皇帝　上喜得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命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照皇明典禮一書所載
內閣揭稱闕部無此書當令搜覽上各欽降一部爲定
式○聖母壽屆六袠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徽號曰慈
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恩中
外○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田地棄新疆爲
甌脫時奴酋勢甚張淅遏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
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繒即于愛陽清河諸沿邊
田土灘派給賞總鎮蹇達巡撫趙楫布政中鴻及總兵
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兒哈赤賞○泰州
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鎮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南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福建稅監高寀激變閩中民大鬨巡撫袁一驥輯定之寀肆虐于民一驥時爲左轄已力扼而制之比開府又盡捕其爪牙寘之法會粵璫缺上使寀兼筦粵稅寀故垂涎粵既被命則造樓船艅艎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闌出與諸夷市而躬自往粵閩人聚集其門索市直不予民大鬨寀所殺傷百十人射火箭焚民居無算閩大擾又率其黨介而馳闖入中丞藩閣以請救爲辭一驥叱曰爾虐吾民何救爲時

發衙初散、一驥方坐銓閣治文書、旁無待者、宋挽之出。至通衢。則介士畢集、將殺宋。一驥目止之。後觀察兵道聞變、冒白刃、馳至。以大義責宋。宋得歸署。而民心少輯定。○遼東巡撫李植、屢疏乞歸、留中不報。植撫治衝邊、素敢任事、緣虜騎突入、與按臣王業弘相持、氣激而爭、爭久而各標一喙。部院議逮、更業弘之差、以查勘付之、後暫解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疏經兩月、終未批發云。○督理礦稅太監張忠、叅夏縣知縣韓薰才力不及、經撫量調簡僻。章下部。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道府之公評、訪里巷之輿論。其也賢、其也否。其才地不相宜者

據實上陳猶下吏部題覆而後處之。今中使而可以叅
人則朝廷設撫按何爲哉。此舉實出部民李成業膚受
之愬卽忠疏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恐延按訪察而抵解
刑繫者益其本情也其意可知矣後部覆竟以韓惠應
調與否聽撫按查實具奏云〇大學士沈一貫揭帖爲
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速賜考選以光聖
德 上以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荅
之併命查候補起復的分別奏用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十三道南北百四十人
今在北者或一人而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
患病不得請差滿不得代待班偕及于中翰監禮取
乘於蔡僚況行取已奉徵書雖當任而集闕下旣不

得部列臺省之班又不得遷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賢之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此祖宗以來所未有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上防邊任將十六事不報○　上命

欽取南京戶科錢粮供御署部事吏部侍郎葉向高疏

奏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

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今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

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

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粮繼此不已則戶部之帑

立空而枵腹之變可立待矣況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

實則羣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斷詔

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黠。吏書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巳。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若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知之也。乞額外欽取。盡行停罷。即歲供物件。悉心節省。不報。○兵科給事宋一韓參總兵李成梁、怨撫趙楫、棄地啗虜。事下部。奴酋强勒清河、沿邊參直、役人貢市、價詐狂悖。邊吏余達請兵設防。故兵科有是糸。
九月、稅監高寀私以紅毛夷人市貢閩南。路屬有紅毛

夷人不知其何種、駕巨艦如山、至近島求市、且請金錢數十萬上供。而厚爲稅璫壽。璫大喜。私許其市。參將施德政聞之、謂此市開、是延寇也。力言于御史、御史奏之、謂若許其人貢、禍亂將無已時。上可其奏、璫大恨德政、會德政召入禁旅、武語璫、起其橐中多珍異、脫其饒可富也、且可釋憾、璫然之、遣人禦之途、發篋、庫金數兩而已、復藉以還之、而傳聞者遂謂德政爲璫所擯云○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參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煽惑求植黨、飛貪濫下部院參看、允貞禀性太剛、任事太執、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孫朝參疏中、至欲食其肉、而寢處

野史無此　誣

其皮在　聖上之前尚且如此詈罵其平日以盛氣加撫臣可知始相疑繼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臣雖下部院參看明知內臣之非然畏以蜚語相加但有和解而已

十月日本源家康代平秀吉為王奉朝鮮書乞尋盟盡誅行長等移秀吉子秀賴于太阪并縛逆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來探以家康云壬辰在關東不預其事關東卒無一人渡海而朝鮮還人報倭諸島築城對島以主和事獨蠲役倭言和事不成則下十六州盡往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

丁有持身法尉加甚民尉嚴怨各得其斧

欵不絕○應天府等生員、辱南京祠祭司主事葛寅亮、遂投劾歸、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剎、有賜田者稽耤耤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旣有緖、與補墜廢、約束僧衆、秩秩然可觀、而賸諸生嗔其盡翻所爲、因辱之、寅亮遂投牒歸、

十一月長至日、南都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兵部報有賊萬人、殺諸司官、據城僭號、閉九門者三日、會操口次日擒劉天敘等四十九人、時天敘妄言、法衍、而豐城侯李某告之、內外守備、張大其事、然皆戸流下賤、菜傭賭麫人也、兵部尚書孫鑛、欲以擒反爲功、擬磔七人、餘掛

全活無辜者多矣

斬而操江都御史丁賓署大理就訊其詞妄言者坐磔一人斬一人餘充戍無辜逮捕者悉得活

焦竑曰天啟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挾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者也自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之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顯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覦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携與同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士某頗黠欲誘而取之賜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謬言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宜各縣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操江報之兵部耳

十二月兵科臣邦燿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邪子章藉疆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時論頗以爲非

朱國楨曰、安疆臣本朝明命惟謹、劉撫寧璧畢、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專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劾前院王象乾而去、

戶部員外龐時雍疏參大學士沈一貫十大欺罔、十大誤國、 上怒降而調之于外、先是劉元珍朱吾弼參論一貫事關遼密、有無眞僞、皆不可知、而一貫辨疏、左支右吾、欲飾辨以謝人言、且卸已過以歸 皇上、是以時雍參之、○降禮部主事鄭振先四川永寧宣撫衛經歷、先是振先疏論輔臣沈一貫朱賡李廷機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從風而靡、或鄉曲曬厚、或賄賂相結、或出于其門、官于其里、密受衣鉢、顯霉封

章甚且比之爲李林甫盧杞秦檜云于是大學士沈一
貫沈鯉致仕同轄振先亦京察去官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吏部奏言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
弛已極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
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未還任者則見在任
事之官與缺官未任正相半懇乞速賜點用以修實政
上是之○吏部催請考選諸臣點用台省疏留中既而
下考選堪任部屬官等共十六員
往歲行取一年一次茲則獨選往歲考選科道官或
百餘員或七八十員茲則屬火計各官行取到京已
二年矣丁憂去者三人終養去者一人病去者又五
六人起授科道未奉點用惟擬部屬者得旨一時中

外歡
傳局

二月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大學士朱賡請益置閣臣　上特召起原任大學士王錫爵欽點禮部尚書于慎行吏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辦事先是廷推閣臣七人以慎行爲首而未及錫爵至是特諭內閣云朕思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吏部承旨加少保建極殿大學士遣官敦趣入閣○上一日檢發舊疏黑用撫臣者

三司道者五通國歎忻仰誦　聖明圖治任人之美○
晉府奉國中尉新㪍許奏汾陽知府崔士槩以無辜繫
新㪍以越訴笞煥就命行該撫按從公查勘然奏雖新
㪍之名而㪍實臥病數月方起聞知此事力辦不知何
人匿姓詐稱㪍名預乞案候移文撫案體勘具奏云○
廣東巡按御史顏龍楨與左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
相擊事聞命行撫按從公嚴勘勘到之日從重議處

高汝栻曰甚矣體統之紊台綱之隳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猶避節關耳至泮則觸之使怒兆之始辠爭而至毀冠裂裳擲背相加爲辠儀觀矣刑其體褻極矣次日王泮陽爲後文求辭而以其事具疏騰奏及龍楨疏至而後知然龍楨交泮之氣甚悍而奏對之詞反乏泮呈請

之文甚恭而詳奏之說靡辨一則過在舉
動一則過在心術後勘明各回籍閒住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吏部尚書李戴卒贈少保諡　戴河南延津人軀幹宏碩腹如瓠而善容無貴倨態時言者醜詆選郎以嘗之上詰責甚厲戴不爲動第引咎自責卽得全他部中有相鬩詆之者謂用劉爽之爲中書舍人有私戴疏請廷臣覆試果才子也其敦厚持大體類如此

神廟自海豐以來冢宰數不稱旨不能安其位而戴治六年與內外大計人無閒言六卿中不多得也癸卯以妖書事辭
越五年而卒

原任大學士王錫爵聞命特召具疏謝恩懇辭不赴

上復遣官敕趙○下工科都給事王德完于鎮撫司獄完所疏之事言涉中宮、上曰宮闈嚴密且中宮侍朕起居親藥餌有何疾厄德完輒敢狂肆逞臆妄言是非必有主使之人下鎮撫司訊究後部閣疏救得削籍回去○降吏部司官王永光一級其餘罰俸半年以壓何喬遠逯中立也二人原係欽降官員一以直陳時事而降一以本衙門不列銜署而降未嘗有不許朦朧推壓字面吏部尚書認罪乞宥姑留降級管事○于慎行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入東閣隨卒贈太保諡文定是時慎行夙疾陡發徵有所苦既就道趑趄不欲行以巽向

高相促勉抵京陛見之辰怯寒拜起紓緩司儀者欲無
糾慎行不可仍自具疏請罪溫旨慰答令入閣視事遂
臥病數日卒

高汝栻曰愼行東阿人弱年起鹿鳴洊沉勁挺不爲町畦大爲正人所倚信方江陵之世士大附麗稱功頌德者千人而尤當其奪情行以日講草疏欲糾爲佳林所止江陵知而啣之遂乞病歸及敗言者張暴其罪上震怒命刑部侍郎丘橓同內璫往籍其家行獨移書于丘引大體開諭營救極其切至天下稱其仁盡義至焉

吏什姚士愼言紓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爲務
閏六月京都大雨如注晝夜不息京邸高敞之地水深
二三尺各衙門皆成巨浸平陸成江內外城垣傾塌二

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衝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若干淹死運軍若干雨霽三月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波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部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酌量濟救仍照甲寅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以濟飢民○大學士朱賡疏奏礦稅之擾章疏留中即閣揭不荅片語一槩停閣其末云時時戶外羅無對證之冤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又日見兒童走卒無非怨讟臣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之狀按劒相視詐語實爲荊棘之地真苦海矣山西巡按御史趙文炳題巳

故右布政使麻溶淸苦異常乞加贈京銜旌表 上命

贈太僕寺卿

溶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槓紙贖書充公費可謂廉吏

福建督稅內監高寀薦福建布政陳性學堪陞福建巡撫事下部

高汝栻曰巡撫係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皇上簡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徇雖衆人共推亦不執定何人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寀亦不俟 皇上裁擇指定性學一人薦爲巡撫寬大不敬也此端一開異日地方官必有賄交結以求陞薦者守備必有借舉薦以市恩私者進退大權爲貂璫所操可不爲凛凛防耶

十二月順天巡撫劉四科奏言擦捱子關在本臺根抵

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八號臺墩碎旗杆一根擊死本臺百總湯明之子又提小孩子一名在臺外放下未死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地方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種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纍骨漂屍淒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偏于陸地魚鱉遊于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〇詔留稅銀五萬兩

一二十萬賑濟可見聖主心存濟世以取之民者還以予之民也豈設盈聚斂務而不散者哉

○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眞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禮部侍郎楊道賓上修省五事一曰蓀夜氣二曰勤召對三曰下章奏四曰愼內批五曰去形迹時中外封事多留中間有一二從中出者人頗以爲疑故疏及之道賓爲祭酒時表進三國志五代史多所規諷人傳而誦之然疏入不報○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二月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疏糾李廷機之執拗總兵李成梁巡撫趙楫敗壞遼事諸狀留中不報○禮部尚書馮琦疏奏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全楚

帖然無他今天下最爲民害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監恶不減陳奉乞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併就近內臣管理不報○　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爲給事中黄吉士爲御史行取諸臣到京三年羈旅已久吏部陳請四十餘疏不報一日忽傳新命滿廷無不懽呼

三月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趙壽祖先被論劾回籍聽勘投書乞憐鄙卑無恥尚書蕭大亨奉旨革去官銜以敘功而復歷考滿不當前後通理部郎馬大儒卑通情弊　上命革壽祖籍閑住准大亨復銜通理大儒照舊

供職而嘉應蔡畢發私書着與記錄○命順天府通州于漷縣永樂店創造晨命殿成勅中官護守

永樂店聖母誕育之地茲舉也慈聖出帑金不煩將作右為佛寺左為漢壽亭侯爽塏宏壯足以昭地靈章濟發亦一奇觀也

四月左都御史溫純卒贈少保謚

純以諫垣開府浙中歷御史大夫在南北四典丙戌大計以御史劉九經事與四明不合遂成水火乙巳內計純黜錢夢皋等數人中旨特留用純遂致仕至是卒

江西巡按史弼奏參大學士李廷機在部不奉朝命遣使通夷上怒黜之

高汝栻曰廷機在部時因建酋披猖日甚故遣序班李維棻以書諭之謂虜止于勒索可以口舌折也

其失在不能朝命耳。其心原爲國爲民。别無他意。說者藉藉謂奴酋之作逆李書實招之。几有仲淹元昊之謗。此甚過當。世言其偏執則然。至于謂變機謀權人落木以則斷乎。在所不。爲葉向高與顧天埈書曰不佞可以一于三採明其不然。噫斯實錄矣。

五月大學士朱賡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賡山陰人其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

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徵首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已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强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高淮掊民激變以爲奴酋之資吏部侍郎楊時喬力言

建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還京、

大學士葉向高疏奏、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身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迹。又曰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之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工部又以賞夷無餉。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恣相尤。又曰、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亾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即其受害之故。牛

爲鋪墊。牛爲奸胥。于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也。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爲我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不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達卒、達爲人碩、大魁岸美、鬚髯、聲如洪、鍾策、事百、不失一、其督薊遼也、高淮張甚、參劾不下二十餘疏。如水投石。因乞骸歸。三月而疽發于背。猶草疏傳檄如故。爲書與長安縉紳曰、民力中乾。虜情外狡。兵餉久乏。稅使日横。封疆之臣。計無復之。有死而已。後　上卒采其言撤淮歸。人謂其功萬于誅虜焉。　廷推大司寇大司空、皆不報、

傳以爲淮實有計慮捷之達四川重慶衛人○撤回梁
永回京永在陝西横甚怒縣令諸朝爲之相抗諍之
上爲逆治之舉朝論救不聽至是中旨撤回○禮科
邵庶奏言旌卹濫請成風乞嚴禁之

按高皇帝首論表揚節孝本以敦賞幽隱風厲者民
高閣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近來
請乞多歸縉紳而閭
里寒微遺漏者多矣

御史金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登
餉擅添浚般撫臣宜以節省之數上戶兵二部以爲優
劣○戶部尚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無所不統而
推擇司官反倚耳目稚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兼其傳曰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吾人當亟廢罷其天下之政不可不謹歸中書省世卿此言爲冢宰亦當如是矣